

■ 达人榜

传奇影人孙玉平

□ 于学周

孙玉平这个名字是我参加工作时就知道的。那时，他是省级电视台的“老师”，我是刚出校门的电视“小白”。我还不晓得“镜头”“剪辑”为何物，而孙老师已经完成了他的成名力作彩色电影纪录片《泰山》，高山仰止，是形容当时我对他敬仰之情最恰当的词汇。

从听到名字到见到本尊，这期间，关于他的“传说”听了很多很多：他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泰山索道缆车厢外，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外景；他拍摄景物，打上灯光围着转圈，不停地调整灯光效果，为了一个镜头，不惜耗费整宿的时间；别人出国大包小提溜来回带吃穿用度，他带最多的是胶卷和摄影器材……

对孙玉平来说，他最成功的作品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拍摄的《泰山》。不足一万元的经费，两年时间完成五集彩色电影纪录片，现在想都别想，可他竟大获成功。孙玉平是那种较真到骨子里的人。他出身农家，经历过部队洗礼，信仰坚定，毅力顽强，渴望成功。他五百多天住在泰山，查阅资料一千多万字，泰山能爬的地方都爬遍了，爬了188万级台阶，300多次登上泰山极顶，80多次拍摄雨雪雾凇，60多次深入后石坞，100多次拍摄日出……终于用电影胶片拍出“天门飞瀑”“万人登岱”“碧霞宝光”“岱顶雾凇”等个人视角发掘的泰山新四大奇观。可以说，《泰山》是孙玉平用近乎朝圣的信念和毅力拿命换来的作品。正是这样的付出和积累，让他成为后来央视大型历史文化系列片《中华泰山》的不二人选。他那部《泰山》本已近登峰造极，而要再拍泰山，否定自己，超越自己，孙玉平开始不肯答应，可央视的人说了：“这活，非山东的孙玉平莫属。”就这样，为了这座中华之山，孙玉平重登泰山。机房里，他把数以千计的录像带、录音带、资料带、资料卡等排布阵似的摆开。桌上、榻上、地上，一排排、一摞摞，反复查、阅、听、看。临时机房里没有窗户，没有阳光，缺乏新鲜空气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。高强度的超常劳动，让他留下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后遗症。《中华泰山》终于完成了。中央电视台播出后，引来季羡林、张岱年、苏炳琦等几十位学术界泰斗和100多名对泰山有研究的专家、学者对



孙玉平。

片子的好评。《人民日报》等30多家媒体发表了10万多字的报道和评论。评论称：“《中华泰山》是中国第一部从8500年前系统介绍到现在的影视巨作。”“此片不仅对泰山，也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。”

孙玉平常年从事新闻摄影，对所从事的职业有高度的敏感度。1988年6月，他来青岛，我们单位领导在即墨路一个酒馆招待他。吃了不到一个小时，窗外天气突变，波谲云诡，见此情景，孙玉平突然提出离席，谢绝东道主一再挽留。没想到，不几天很快就从省台新闻里看到了他拍摄“海市蜃楼”的消息。原来在青岛的那天中午，孙玉平根据自己积累的气象知识和经验，从观察天气变化中预感到海市蜃楼可能在蓬莱仙境等着他。那年6月17日下午，长岛北部海天交接处出现灰白色的雾状光带，并且光带中隐隐有异物升起。这种迹象让在海边拍别

的片子的孙玉平预感到海市蜃楼可能就要出现了。根据以往角度越低大气折射现象越明显的观察经验，他立即选择角度最低的海滩作为机位点。架好摄像机十分钟后，海面上原有的景物消失了，原来没有的景物出现了，奇景真的来了！海市蜃景散而成气，聚而成形，时而横卧海面，时而倒悬空中，若断若连，若隐若现。孙玉平终于拍到了他心中的梦——海市蜃楼。一时间，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香港大公报、日本朝日新闻等国内外40多家新闻单位相继报道，孙玉平成了捕捉到海市蜃楼的第一人。

2005年7月13日，当“神舟六号”航天飞船抵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，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电视台的邀请，孙玉平作为山东电视台特派记者已在现场等候良久，由此开始了他117天的全程跟踪采访拍摄。其实，两年前，中国首次发射的载人航天飞行器“神舟五号”飞船，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飞天，将航天员杨利伟及一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国旗送入太空的那一刻，孙玉平就是现场的见证者。一年前的2004年9月，在上百万字的资料堆里，几易其稿，他写出纪录片《神舟追记》策划方案。这部纪录片从捡回的历史碎片中，通过认真梳理整合，精心选择编辑，在中国航天史上，开中国航天飞船大规模影视宣传之先河，首次突破性地从试验飞船到正样飞船，从无人飞船到载人飞船，系统讲述了从“神舟一号”飞船到“神舟五号”载人航天飞船发射过程中的艰辛和创举。纪录片播出后反响强烈，广大观众和专家学者称：此片主题鲜明，内容深刻，气势宏大，结构严谨流畅。故事曲折，细节惊险，迭宕起伏，一波三折，扣人心弦，令人追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感人故事，深受鼓舞。

乘着《神舟追记》成功的东风，孙玉平继续深挖，开始了《神六追踪》的创作。其中有一幕，孙玉平终生难忘。2005年10月9日，从早晨六点起床，他连续工作18个小时。为拍好大风的镜头，他和徒弟冒着风沙赶到发射场、气象站，在呼啸的狂风中拍摄一个多小时。在风沙呼啸的沙漠里，在几十米高的九层厂房的平台上，在飞船、火箭转运途中，他跑得比年轻官兵还快。有

一次，为拍摄发射场周围的大环境和气象条件，他凌晨2点驱车二三百公里，冒着六七级大风，四十摄氏度的高温，一直拍摄到后半夜。几个月下来，在戈壁里，他竟磨破了7双线袜，胳膊上晒曝了4层皮，本来稀疏的头发更加少得可怜。那一年，孙玉平59岁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广播电视局的局长聂少勇感慨地说：“没看到这样拍电视的。这么干，没有办不好的电视节目。”曾经军营洗礼的退役军人孙玉平用自己的付出履行神圣义务，他无愧于曾经的军人称号。

孙玉平从业55年，其中纪录片创作长达半个世纪，大部分作品都是他自己策划、自己编导、自己拍摄、自己撰稿、自己剪辑制作，特别是以电视隐形主持人方式现场声画同步采访，可谓全国独创。他在记录人，记录社会，记录时代的同时，也记录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，当然其中不乏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、酸甜苦辣。

从业以来，孙玉平摄制影视纪录片二百余部（集），完成著作四百多万字，获省以上奖182项，其中一等奖58项，国家级政府奖43项，代表作《走进荒原》《海市蜃楼》《中华泰山》《神六追踪》等获8项国家级政府奖一等奖。退休前，他连续四年获得国家级政府奖一等奖，这在全国实属罕见。甚至在退休后，他仍没有放弃最钟爱的电视纪录片事业，先后完成8集《闯关东》、30集《八百年水浒》、5集《金质山东》，又于72岁时撰写了40万字的《专家采访录》，拍摄纪录片《胡杨之歌》。对纪录片，他真是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！他的作品多次被载入地方志，编入教科书，收藏于国家图书馆，选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60多个国家。他两次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拔尖人才，荣获全国百佳优秀新闻工作者、全国广播电视百优理论工作者等称号，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。2017年，他获得第五届世界摄影大会特别贡献奖。2018年，被授予中国纪录片特殊贡献奖，堪称终身成就奖。他的付出获得了回报，实至名归！

这几年，孙玉平常来青岛，他想利用50多年的丰富积累，在西海岸建个“影像艺术馆”。期待他的愿望早日实现！

■ 生活秀

渔把式老肖

□ 阿 占

船停在琅琊港码头，随后将开往斋堂岛。等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船却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
“不是说十一点的船嘛。”

“十一点半。”

三个老船工爱答不理。许是问的人太多了，他们早就烦了——每天要在这短短的海路上走七个来回。越是节假日越忙碌。除非遇七级以上的大风，船停开，他们才能歇息。

等船的空当，我与一个渔把式说上了话。他健谈，我恰有采访的职业病，彼此一下子熟络起来。只是，他健谈偏又耳背，我须凑近了说话，这才看见了那些疤痕，在眉骨和下颌，与岁月刻在了一处。

“老爷子，多大年纪了？”这通常是老者比较愿意回答的问题。

“八十一了。”

“不像。身体真好。”这一定是不会在老者面前出错的话。

事实上，他真的不像。他的肤色不是渔民的颜色。常年闯海的人，满脸粗暴美学，出海一次，就黑一层，起泡，脱皮，一次次，一层层，黑色便也渗入肌体，再出海再黑下去，再起泡，再脱皮，直到百毒不侵——而他，褶皱浅淡，面色明净，几颗老年斑已经移入了发际线，就像星辰坠落于大地。

“你一直住在岛上？”

“我在岛上生的。我爷爷也在岛上生的。”

是嘛——我感叹起来。更觉得与他聊天的有趣。学家考证，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药时举行了隆重的斋戒、沐浴和祭祀仪式。仪式在琅琊台举行，斋戒之地就在琅琊湾的斋堂岛，他的岛。

“你一直打渔？”

“十六岁上船。打了五十年。”

这是一条风干的老鱼啊，潮水已经归隐在他的深处。

“老爷子贵姓？”

“姓肖。岛上只有两个姓，不姓肖，就姓石。出门就是亲戚家。”

我越觉得有意思起来。“再无其他姓氏？”

“后来女婿上门，才有了外姓人。”

他说岛上安生，从来不用锁门。那一年，八十年代那会儿，岛上来过一个小偷，白天乘船上了岛，晚上打算偷偷离开，结果被发现了。小偷围着岛跑了一圈，实在没处可躲，最后丢下东西跳进了海里。

我哈哈大笑起来，这是一个多么不专业的小偷啊。船开了。

我和渔把式老肖头并肩坐在机舱外面的椅

子上。风是蓝色的，裹挟着新鲜的腥甜味，阳光里有逆风的碎金，飘落在我和老肖头的心上。

“从前打渔苦得很，冷水冷饭，和衣睡下，睡哪便是床。捕鱼看天象。来了好潮水几天几夜不能睡觉，要趁着潮水浪峰抢鱼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现在要热水热饭，还要每人一张床铺。人工太贵了，鱼却越来越少。我的三个儿子都转行搞养殖了。他们在城里住。孙子们有的上大学有的参军。这些年，岛上根本看不见年轻人了。”

作为渔把式的后代，最大的理想似乎就是离开渔船和大海，双脚踩在陆地上，到更安全的地方去，现在都实现了。老肖头不愿意跟着出岛，守在这里，过年过节，孩子们回来的时候有个“家”在。“再说了，我爹我爷爷的祖坟都在岛上呢。我也要埋在岛上。”

巴掌大的小岛，在渔业还没有兴起之时，岛民自给自足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地不多，收完玉米就种花生和芋头。海货比菜便宜，穷的时候，能连吃一个月。每天到海边捞些野生的海虹蛤蜊海蛎子，管饱。这是一种最没有成本的食物，不花钱，甚至调料和油都都省了，清蒸便好。

“说起来不怕你笑话，我做了一辈子船老大，晕了半辈子的船。头十年，一上船就吐得稀里哗啦。”

“晕船你还做船老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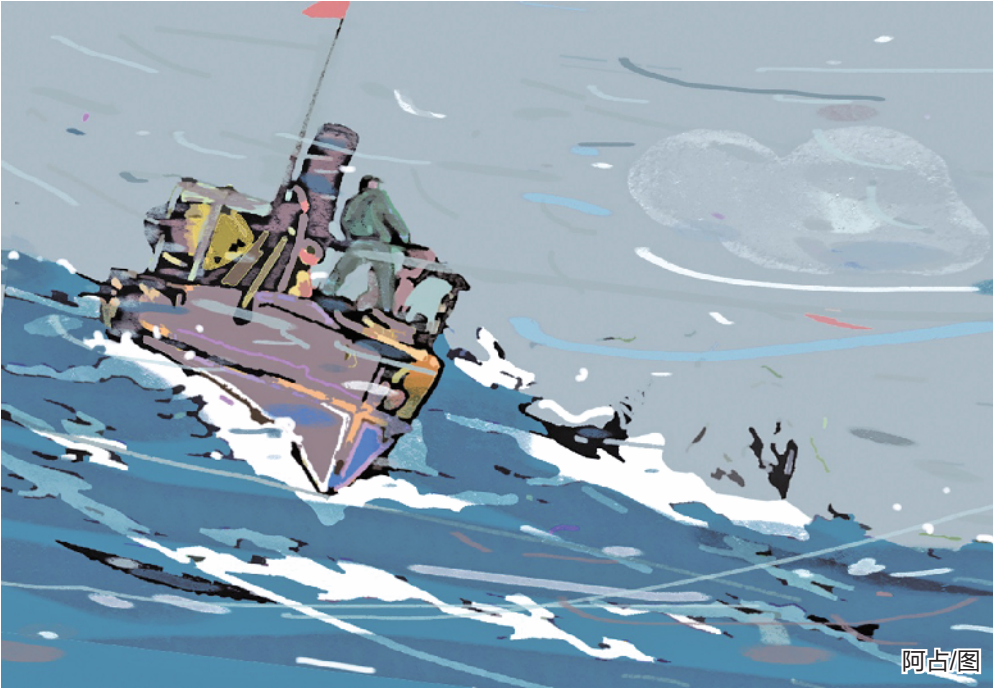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时候靠种地养不活人，只好出海，只有在海上才能活命。”

按照老肖头的回忆，渔业大发展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，出海捕捞的鱼逐渐卖出了好价格，岛民中很快出了万元户，比陆上的城里人还有钱。“那会儿，岛外的姑娘愿意嫁过来，岛上的姑娘也不愿意嫁走，插门女婿都挤破了头。”

码头旁边矗立的几座专门储存海货的冷库，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建的。当初挣下大钱的，现在都换了400马力以上的铁壳大船，专门跑远洋，半个月不回来一次，听说都跑到西太平洋上去了。

“岛上原来有座小学，渐渐招不齐学生，孩子们都被送到了条件好的市区，小学改造成了旅馆。也有把自家房子抬掇出来开渔家宴的家庭旅馆的，十五六家是有。生活用品都是从岛外运来。”

岛分南北，南面是丘，北面是平地，南北之间有一条堤坝连着。岛上原来有两个村，现在合成了一个。老人还是喜欢住在岛的北面，那里有老水井、老家巴什。南面是一座海拔69米的小丘，好像海岛昂起的头。丘上树多，高高低低，老肖头说，初秋的夜晚，站在丘子顶上，能看见北斗七星大如鸡蛋。



“那年，胶南投资了六百多万元，铺设了海底电缆和供水管道，解决了祖祖辈辈吃水难、用电难的问题。岛上通了电，通讯基站也扯到了岛上，有了钱的居民还能上网、看电视。”

老肖头说话头头是道，且无吹嘘感，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。

海上路长，他在空茫中行走，其实和在黑暗中行走相似，一切背景都简化了，都退后了，只剩下孤独的海平线，标示着人间与天堂的距离。

“海上的物种太多了，我打了一辈子鱼，照样有不认识的。”

农耕区的二十四节气歌，意味着生产和生活周期是按年计的。而老肖头从小烂熟于心的则是潮水时间歌。它非常复杂，并且每天都不同。因此，渔民的日子是按天过的，每一天都是个全新的周期，每一天都让人心生不安。行船闯海，命途多舛。任哪个岛哪个村，都有渔船出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的事。岸上的人两眼望穿，总以为下一次涨潮会有奇迹发生，到头来也只能葬个衣冠冢。

但既生为渔民，宿命难改，也就只有坚强地活下去，我想像着，站在风口浪尖，老肖头扯着嗓子吼起来。置身风暴的中心，老肖头把自己抛了出去。老肖头和大海的关系有点说不清，是母子，是病人与医生，是选中和被选，是互相供养，是修正以及完成……

“下了船来喝口水吧，嫩大娘炸的朝巴鱼，愿意吃就一块吃点，我这个人不说客套话。”

老肖头说的朝巴鱼只在斋堂岛附近水域里有。将带线的鱼钩扔到海里，这种鱼就会来咬钩，根本不用鱼饵。

老肖头不客气，我便也不客气了，心想吃顿饭留下钱便是。下了船，便跟在老肖头后面走。不见年轻人。只有一些老人坐在码头聊天、抽烟。

很快就到家了。肖大娘热情地招呼我，吃完饭就唠开了家常。她边说话边不忘手头的针线活儿，一旁的老肖头却沉默了，许是颠沛了一上午，累了。他盯着老伴儿做活儿，看了一会儿，两眼开始眯起来，打起了瞌睡。

太阳渐渐开始偏西。

“你要是秋天来就好了。可以买点干海货回去。刚捕捞上来的，在码头边直接洗干净了，晾晒在岩石上，苍蝇不招，蚊虫不咬，海风一吹，三五天就好了。跟别处的味道不一样。”

老肖头看了一眼我手上的单反相机，问，沉吗？不便宜。

他又说，“你给我拍几张照片，洗出来。寄家里。我给你钱。我没有正经八里的照片，说不定哪天急用。”

我明白了他的意思。端端正正地举起了相机，富有仪式感地按下了快门。